

晉書

十五

列傳

沈虞梁易周韓桓周劉辛韋王賈麴劉松
勁惺道雄崎階確該敏勉忠育俾九侃詔
融元

丁范潘曹王竇杜胡魯張羅辛丁車朱王吉
紹尋京懿宏允軫盛芝禕仝恭楨濟矩諷
生清

孔祚續董杜范宦徐化劉虞陳女范吳鄧高
衍邈成景夷隆遊苗毓兆喜邵立平德傲
道明

楊王羊郭鄧伏袁李曹庾張王褚秦鄒趙左成應王范韋范
文相勝陸恒含伯宏元毗闡陶悅陶機甚至思公負歡和
宗以宗威

郎任化魯伍郭霍董魯范朱夏董孫褚王王王何褚杜康虞羊
文九騰懷朝琦原養勝繁冲侯京登爽猛趙家準哀又琛豫
之

陶陶戴謝翬初郭郭宋石張公公楊索劉辛郭翟進韓王
潛奕之達毅劓嘉瑤荷鐵垣志狂承軻軻容麟極翻楊秀績
之先生

廿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14



文庫11
D271
14

010190559110

晉書列傳卷五十九

忠義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求生以害仁。又云非
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
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受其存。故能
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
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
畫象丹青。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
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
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



方輿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虜張禕引鴟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壺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卽叙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諸

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爲

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

發詔徵之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

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

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

亦深器之每日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

遺才矣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

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

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

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爲都督性雖驕

鍾人傑曰
世說卓卓
如野鶴更
看摩擬

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荅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謐紹駁曰謐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于閭蔽自頃禮官協情謐不依本準謐爲過宜謐曰謬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志帝復阼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

又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貴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羣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華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頰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罔旣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

矣。顯德豐屋，部家無益危亡。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顛，咸侍覆澗，宐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勲，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罔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詣罔，諮事，遇罔燕會，召童艾、葛旗等共論時政，艾言於罔曰：「稽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罔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署綬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罔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罔以爲左司馬，旬日罔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趣前扳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徵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又大駕次于城東，又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稽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執節平西將軍，屬又被執，紹復爲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爲庶人，尋而朝廷復有

北征之後，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稀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顥表贈紹司空，進爵爲公。會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也，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

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勲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卽位，賜謚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于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駒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爲奉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褒德顯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邈。

在否彌宣貞潔之風義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
忠貞之胤蒸嘗宣遠所以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
其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爲弋陽侯

舍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舍好學能
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
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
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于
室廣集朝士使舍爲之讚舍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
其序曰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
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于刻桷之室載退

士於進趨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
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
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真風旣散野無訟屈之
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
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
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
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于星衢畫茲
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歎寄
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舍
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問辟爲征西叅軍襲爵武

昌鄉侯長沙王又召爲驃騎記室督尚書郎又與成都王穎交戰穎軍轉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含言于父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尚書令陳矯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主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掾事尚須增郎况今都官中騎三曹書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乏含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五王帥推轂授綏委付大將不宐復令臺僚雜與其間又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懷帝爲撫軍將軍以含爲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陰之敗含走歸滎陽永興初除大弟中庶子西道阻閉未得應召范陽王虓爲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含爲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爲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勸有隙勸疑含將爲已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卽位謚曰憲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別駕齊王冏爲

大司馬以豹爲主簿，罔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罔，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尅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于江漢，二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

並興，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專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

命賢雋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秦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戕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効可否之宣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拔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

深聖恩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祭恐公旦之禍未知所恨也至于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喚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比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定魏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

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肯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
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
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况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
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
罔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改王又
至于罔案上見豹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
下打殺罔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又言乃秦豹曰臣
忿奸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
安復社稷唯欲戮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
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
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遘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
可躡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爲伯盡出蕃王上誣
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嚙嗜背憎巧賣
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遘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
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
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劾
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歿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
兵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而罔敗

劉沉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爲北州名族少仕州郡
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爲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

愛賢能進霍原爲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爲
當時所稱齊王固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
流亂蜀詔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
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顥請留沉爲軍
司遣席遠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顥遣
沉將州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顥
不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顥又逼奪其衆長沙王
又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旣逼京都王師屢
敗王湖祖遜言於又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
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顥顥窘急必召張
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又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合
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
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襲
長安顥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爲東軍聲援聞沉兵
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沉于好
畤接戰夔衆敗顥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沉渡
渭而壘顥每遣兵出鬪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澹博
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顥帳下沉軍來
遲顥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
顥橫擊之大戰于府門博父子皆歿之澹又被擒顥

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爲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爲陳倉令所執沉謂顯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蒞臨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顯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顯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閭鼎等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爲安夷護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疋爲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卽尊位以允爲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殷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群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矣允信之

晉書列傳卷之九十一
十一
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
仁厚無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
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
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
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然諸將驕恣恩不
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劉曜
復攻長安百姓饑甚成者大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將
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爲劉聰
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
憤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衆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
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
所滅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
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
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
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
不聽遂害之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
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

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刃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

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頽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顧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頽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頽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間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羗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羗校尉。討叛羗。矢盡。不屈節而歿。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爲築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勉族弟賓。愍帝時爲尚書郎。及

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卽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

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

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與君何親敏

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劔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覩而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

孫鑣曰是
真讀書人

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
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
名教。叔父級爲宣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
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
曰：吾嘗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
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
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聞與譙王
尅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歿之時也。汝其
成吾之志，申款于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

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
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爲乂所執。
考之，至歿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命爲
主簿。王敦之逆，承爲敦將，魏乂所執。佐吏奔散，雄與
西曹韓階從事武延竝毀服爲僮，隨承向武昌。乂
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
害之。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
王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爲魏乂所執，

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
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歛送柩
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僕崎
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又偵人所執又責崎辭情
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
宜耳又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
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
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
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即日分遣

王世貞曰
烈士亦是

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
之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淺無
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
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也執
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
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
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為州主簿
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為春
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

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旣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歿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爲人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卽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丹楊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誓約已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叅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爲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

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齋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邛時爲敦叅軍，使邛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待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歿。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竝有士操。孝悌，庶信爲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爲治中、別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卽戎况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在駕，訪及悝兄弟，竝受國

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太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惲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惲復爲父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惲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惲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嘗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于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于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旣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

晉書列傳 卷五十九 二十一
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
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
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
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
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
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興寧三年留勁
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
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
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
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
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
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
之贈東陽太守子赤冷爲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
中爲益州刺史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苟人也祖朗愍帝時爲御史中
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
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
初符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
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符堅
將韋鍾攻魏興挹遣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

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廻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賊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冲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領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溫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歸懷者，稱所蒞。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楫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卽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而歿。挹參軍史頴，近于賊中，得齎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爲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

機自領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永
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修湛
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旣到境湛退還九
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勅從人不
得入閤旣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
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卽斬之碩
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尅遂率衆圍諒於
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遁諒奪其節諒
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歿且不畏臂斷何
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
竟爲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
地以矩爲宛成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
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旣
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
名節矩終不肯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
歿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
城令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
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

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宐禾都尉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爲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符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僞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歿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爲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爲諮議叅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爲別駕殷仲

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
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叅軍仲堪多疑少
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日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
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
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日作如此分離何可不
執手企生廻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
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
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
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遥呼曰生死是
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荆
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
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
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
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其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
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
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日爲殷荆州吏荆州奔亡
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卽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荅
曰文帝殺嵇康嵇終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
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
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旣興晉陽之甲軍次尋

陽竝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
計自傷力劣不能剪滅凶逆恨歿晚也玄遂害之時
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
及企生遇害卽自焚裘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禕爲郎
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
酒一甕付禕密令鳩帝禕旣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
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歿也因自飲之而歿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
謂歿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
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卽異而竝見稱當世垂芳竹帛
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爲百行之先者乎且
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于物理宐竭其
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竝美或有論
紹者以歿難獲譏楊摧言之未爲篤論夫君天也天
可讐乎安旣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
人稱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
可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音義

虺許交反 頽魚毀反 濺子賤反 眈之忍反 楠音角 遠為委反 慎丑鄭

及蓮芍音葦 粒音亡 髡烏莖反

晉書列傳卷六十

良吏傳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寔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竝惇史播其徽音。良吏以為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更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

晉書列傳 卷六十一
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爲通。彈冠者。以苟得爲貴。流遯忘反。寔以爲常。劉毅抗賣官之言。當時以爲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爲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旣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爲良吏傳。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爲西州豪族。父爲郭汜所害。芝繼緜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郡舉上計吏。州辟別駕。魏卓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爲別駕。事平。薦于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鄭袤薦于司空王朗。朗卽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軍事。行安南太守。遷尙書郎曹真出

督關右又叅大司馬軍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叅
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
削寇盜克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
復遷廣平太守大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
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
將軍曹爽輔政引爲司馬芝屢有讜言嘉謀爽弗能
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衆犯門斬關馳出赴爽
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
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威以羽檄徵四方
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懷感
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寔
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爲使持節領
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
大鴻臚高貴鄉公卽位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母丘
儉平隨例增邑二百戶拜揚武將軍荊州刺史諸葛
誕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荊州
文武以爲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戶
遷大尚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卽位進爵潁城鄉侯又
增邑六百戶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
轉平東將軍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

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
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
於是徵爲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
爲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曰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
欲和而不同服事華髮以禮終始未蒙此選臣更越
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從其爲人所重如是泰始
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爲舉哀賜贈有加謚曰貞賜塋
田百畝

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
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

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
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
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
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
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
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
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至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
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
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
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

刺史勤于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
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
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
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
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為尚書加奉車都
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
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
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
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
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益曰烈子奕嗣齊字
次孫仕至平東將軍威弟羆字季象亦有幹用仕至
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縣竹令軫師事譙
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為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
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
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
郡弘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
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為功曹軫固辭
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
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

又除池陽令爲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爲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驥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爲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叅太傅軍事及洛陽覆沒毗南渡江王敦表爲益州刺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固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遇害毗弟秀字彥穎爲羅尚王簿州沒爲氏賊李驥所得欲用爲司馬秀不受見害毗次子歆舉秀才軫弟烈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守聞軫人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爲太守蜀土榮之後遷湘東太守爲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烈弟良舉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脩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長勤於爲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恭始中詔曰當官者能察身脩已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典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浩亶長以脩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王者詳

晉書列傳 卷六十一
復叅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改脩政事
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
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爲汲郡太守撫百
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
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
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
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勅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
以損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
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
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鑿上汲郡太
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
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
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
坐枉桎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
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
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於是
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
績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

婦人相服至褻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是獲
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
常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
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
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
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鞠寡婦不
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寃更加
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
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
欲暫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
悉開獄出之越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
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
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
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官門夜失行馬羣
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
官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
果服以病去官復爲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
思俱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爲賊臣所逼
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臣

振特艱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蕩平國賊
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
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竊
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
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
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攄等幸甚問不納尋轉中書
侍郎長沙王又以為驃騎司馬又敗免官因丁母憂
惠帝末起為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
理旬月剋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為征
南司馬其年流人王適等聚眾屯冠軍寇掠城邑簡

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曠奸凶人也譎攄前
戰期為後繼既而不至攄獨與追戰于鄆縣軍敗灰
之故吏及百姓竝奔喪會葬號哭卽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
廡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
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
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
陵於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
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荅曰今為忠臣不
得復為孝子其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

晉書列傳卷六十一
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
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
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
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
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
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
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
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路不
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范晔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遊學清河遂從家僑
居郡命爲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
爲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
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
徵拜少府出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氏
羌蹈藉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晔傾心化導勸以農桑
所部甚賴之元康中如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雅廣
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
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
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卽
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

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
未貴廣散私穀振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
戶且十倍卒於官稚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
別有傳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爲廣
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
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
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
獲全模感紹恩生爲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
附如歸未之官復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

許時南陽王模爲都督留紹啓轉爲冀州刺史到鎮
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
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
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爲才足爲物雄當官蒞政每事
尅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
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
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
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
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穎之敢

趙王倫也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
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
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
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
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
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郟也穎以智明爲折衝將軍叅
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大怒曰卿名
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爲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
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

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疆正鍾會伐
蜀奇其才自黽池令召受主簿賈克伐吳請殷爲長
史後授皇太子詩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
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
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
汝陰太守後爲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
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真正寡欲少孤與
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
王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
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馬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爲人。轉爲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爲東中郎將。請攸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卽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滅。攸與胡郡殷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旣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壤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爲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

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顛素厚遂
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
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
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
遣散騎常侍栢彞虞駿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劾攸
以擅出穀餒而有詔斥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
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
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
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
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
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
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
貴永昌中代周顛爲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
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爲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
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
事有惡攸者誣攸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
爲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
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
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
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

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歎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至。嘗食醢，道以其味，肯拔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箸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爲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即孝武帝欲用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祕書。

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幹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典初詔曰夫孝行篤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已絜素儉愈魚殮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收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虛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

千餘家。成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欲奔還都。爲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栢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訟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鹽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葺。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遺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沒。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王簿隱之將嫁女。不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辨。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殺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繫敬猶爲不替。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

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繫已克勤顏
遠之申冤緩獄鄧攸羸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清
晉代良能此焉為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
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纏絕其奔走者
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
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宜
帝收雷霆之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
人者歟

魏人傑曰
是若吏斷

曰猗歟良宰嗣美前賢威同御點靜若烹鮮唯嘗
貪泉入風既偃俗化斯遷

音義

表 莫侯反 爨 音邵在始期反 歔 許金反 歔 昌雪反 蒞 側魚反 番禺 潘愚反
反 適 音酈 酈 即激反 厥 許金反 歔 昌雪反 蒞 側魚反 番禺 潘愚反

儒林傳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魯，藩魏却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內。及嬴民慘虐，棄德任刑，煬墳籍於埃塵，填儒林於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脩禮

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俯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搢紳之士靡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顛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雖魏明揚亦非遐棄既而制禮未定區寓又安羣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續戎朝昏政弛釁起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六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竝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竝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日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頽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

胥運極道消可爲長歎息者矣鄭冲等名位旣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銓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吳平太康中頗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爽咸泉竝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禮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爲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叙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健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

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潔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爲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卽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竝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

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克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恩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徬綜廣深博聞疆識鑽堅研微忝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真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披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竝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識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

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事未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為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焯燿育臍

王世貞曰
後推張公
蓋不規此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埽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

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竝不就于
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
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
以三隅示之令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
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
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
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
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
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何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

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
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
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
鄰有歿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卽歛於講
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
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
士再徵竝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承
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磚露車載尸葦席
瓦器而已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靜謙退

晉書列傳卷六十一
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泰始初武帝錄叙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字玄嵩騰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動行路單孤無總功之親疎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

將亂隆隱迹不應州辟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常共紀遊山見一父老於窟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隆死于劉聰之世聰贈太師

杜夷字行齊廬江潯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筭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

晉書列傳 卷六十一
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
太傅東海王越辟竝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
刺史王敦以賀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乃上疏曰臣聞
有唐疇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彥響應故能允協
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
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
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虛沖淡與
俗異軌考盤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
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
道矣敦於是逼夷赴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
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
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
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千木之閭齊
相曹叅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
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顛刺
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
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恤之常以市租
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
遣吏周贍之元帝爲丞相敕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
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

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明帝卽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楊、楷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大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謚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寫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歛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

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竝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爲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旣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

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爲尚書令。玄爲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

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

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憤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攻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

其大不忠，先籍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司監，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任，使其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醜嫌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誼譁。道子曰：君時有暢否？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爲前衛率領本郡太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

晉書列傳卷六十一
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
宮猶朝夕入見叅綜朝政修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
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
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卽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
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
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邈蒞官簡惠達於從政論
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
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
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
爲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邈長子豁有
父風以孝聞爲太常博士秘書郎豁弟浩散騎侍郎
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爲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
俱爲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
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
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孔衍不就避地江東元帝
引爲安東叅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
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
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
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

敦專權衍私于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
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行爲廣陵
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行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
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
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暮月以大興二
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
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廬陵太守宗人夷
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爲主
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

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

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
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
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
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
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
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
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餼給之宣又
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
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
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

易宜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常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竝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

韋護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羣言祕要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爲黃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爲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再閔又署爲光祿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護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爲仇敵今之款附苟今

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
人有言一夫不可忸而况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
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誠也閔志在綏撫銳於澄定
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諛性不嚴重奸
徇已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
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
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諛
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注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
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
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
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倣寇天
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
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
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
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
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喟言無忠國之謀守職
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
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

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
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
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
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訪乎三歸乎仲流美於約已
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
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絺之服諸侯猶侈
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
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敗其惡
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
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
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
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
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
子賤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實懼辱累清
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
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
以啓闢爲首咎繇謩禹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
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黷
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
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

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疆弱與浩年時邈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爲之犯時干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愆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竝傳後世故比于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黜敗繼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蹉蹉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爲也世人乃云下官正

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慙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

父昔爲溫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遠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勳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公報，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疆臣，中宗肅祖，歛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諱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又與

王珣書曰見足下答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
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爲主
忠以節義爲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
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嶮以之雖受
屈姦雄志達千載此忠良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
以已者也旣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
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
致而懷知己之小惠欲以幙府之小節奪名教之重
義於君臣之際旣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
同戴正室志厲秋霜誠貫一府殷侯所以得宣其義
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道
志乃感溫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
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
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
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旣亡吾誰畏哉吾少嘗過
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
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
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
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爲其吏
于時危懼恒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

篆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愴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辭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年四十七。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至慕容苻堅所滅，歡歿於長安。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爲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後。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鏗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闢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至極，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叅機務，明主賞其博聞，出蒞邊隅，獷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爲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晉書列傳卷六十一終
賁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炙裸流譽。解頤飛之。雅誥
弗淪。微言復顯。爰及晉代。斯風逾闡。

音義

煬餘亮反弛式是反銓陟栗反輿適音襄賁音肥桃吐彫反詒音古

鞞與靴同炤與照同汜音汎鈕助魚反澣胡管反稜作鳩反媵

私列裸即果反謏蕪小反綈音題蹕口莖反儻苦愛反

獷古猛反輶古火反

晉書列傳卷六十二

文苑傳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
以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
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
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
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
自遠。總金羈而齊鶩。揚玉軼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
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
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彫龍於綈。俱標稱首。咸推

晉書列傳卷六十二

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
分其麗則翰材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綯彬蔚之美
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道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
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於
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綜採繁縟杵軸清英
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傳
至於吉甫太冲江右之才傑曹毘庾闡中興之時秀
信乃金相玉潤埜會川冲埒美前修垂裕來葉今撰
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志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據之子也自漢至
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爲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
學稱夏侯玄有盛名貞詣玄玄甚重之舉高第頗歷
顯位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爲參軍及踐阼遷給事
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其辭曰悠悠太上
人之厥初皇極肇建藝倫攸敷五德更運應錄受符
陶唐旣謝天歷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
應期納禪位以龍飛文以豹變玄澤滂流仁風潛扇
區內宅心方隅廻面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
龍翔景雲嘉禾重穎奠莢載芬率土咸寧人胥悅欣
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允貌思其恭在視斯明

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恭惟何昧且丕顯
無義不經無理不踐行舍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
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澤罔不被化莫不加
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志遐越常重譯
充拓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內和五品外威四賓
順時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胎宴好會
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喻於時肆射弓矢斯具
發彼互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先王
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則有失凡厥群后無懈于位

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為之

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顛撰定新禮未施行
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弟純純子紹永嘉中至黃
門郎為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
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
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
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
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
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
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為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

方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方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方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氳。蛟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異群。各含精而鎔冶。感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方

惟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耀。

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囿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叅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翔。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慧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懸

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陴。扶桑
高于萬仞。尋木長于千里。崑崙鎮于陰隅。赤縣據于
辰巳。于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
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
華梁青黎。兗帶河洛。揚有江淮。辯方正土。經略建邦。
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
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秦濛。南暨丹炮。北盡空同。
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
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於大荒之外。處于
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
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
乾。天道不息。而自彊。統群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
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
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旣傾。
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毀。鍊玉石而補缺。豈斯
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
參闕。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
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綏雅
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爲嘯賦。曰逸
群公子。體竒好異。敖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

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
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
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
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
濛汜。逍遙攜手。躊躇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
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燦起。協黃宮於清角。
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於萬里。曲既
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
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
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誇。

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
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
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
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
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驚而激揚。情既思而
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
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支軒而騁望。喟仰拊而抗首。
嘈長引而慘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
弱而柔撓。或澎湃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涸。咧繚眺而
清和。逸氣奮涌。繽紛交錯。烈烈颺揚。啾啾響作。奏胡

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時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拂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靄之溷濁。變陰陽於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阜蘭之猗靡。蔭修竹之蟬娟。乃吟詠而發歎聲。驛驛而響連。奇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施若籥。礪震隱。訇盞聊嘈。發

徵則隆冬。熙烝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羗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寧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雅重綬。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祕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

詔並為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為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為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京師乃請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

造齊都賦者筆紙過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

不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為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精緻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為其引話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為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

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
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周之逸
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
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
博才張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城草木
鳥獸竒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
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
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
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
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
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
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秘書監
賈謐諳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問
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
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
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
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
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

晉書列傳 卷之二十二 九
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日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涓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叙離并

王世貞曰
通鑑敘

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誼。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群獨逝。背榮譙。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

新辰集曰
辭後

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
殖橘柚於玄朔，榮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
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
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
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
朝霞啟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
平日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
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

飲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
賦歸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

雄而趣

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崐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
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
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
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
據潛龍之渚，仰陰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
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
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
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
隔矣。笑笑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
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

有遼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
 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
 四寸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遠西舉郡計吏到洛與
 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
 歸至乃還遠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
 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
 官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流血
 而卒時年三十七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

才學知名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恭始初轉尚書

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為羊祜所器重入為太

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太守轉太

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為散騎

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

二十五首為時所重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

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

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

果然厚加歛葬遂夢此人來謝子捷字太應亦

有文才永康中為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篡逆捷與陸

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為太傅參

甄舒仲

晉書列傳 卷六十一
軍永嘉未卒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父叔禕魏鉅鹿太守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爲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失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爲襄城太守弟嵩字臺產才藝尤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爲石勒所殺

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

淡閑默以憤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竒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

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鞞。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知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秃腐骨。不簡蚩儻。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綜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踰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

孫鑣曰摠
巧于用拙
一意鋪得
乃爾入破

空器者以泓。增為雅量。瓌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胸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僕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為高亮。韞蠶者以色厚。為薦誠。庵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眊眊者以難入。為凝清。拉谷者有沉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嗒嗒怯畏於謙讓。鬪茸勇敢於饕諂。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膠臄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傲蔑道素。備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婚。網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

所聞。京邑翼翼。群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闕其車乘。鬪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叅於靖室。疏賓徒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聘韓盧。時無狡兔。眾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

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冊周道
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
任，三郤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
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寤處遂，終于里閭，元
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
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
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
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舡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
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

馬氏讀曰
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

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問辟為大司馬。

唐人解曰
唐人洛陽
城裏見秋
風曰祖此
張繼辰曰
子喜長公
費直為臆
課也自賢
為得翰志

東曹掾。同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
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
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
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
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
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
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
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
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

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于世

庾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趨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闡好學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渡江母隨兄肇爲安樂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爲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鄰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辟之皆不行後爲太宰西陽王羨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出奔鄒鑿爲司空叅軍峻平以功

鑿曰句
悠然之

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鑿復請爲從事中郎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頃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樓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沮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潔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鍔天驥汗血苟云其雋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率天貞不議世疾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潁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

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旣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闡。悲夫。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繇暮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觀。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儻奈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王。故能全生。

奈何蘭膏楊芳。漢庭摧景。颺風獨喪。厥明悠悠。太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圯。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淶水。後以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爲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謚曰貞。所著詩賦銘頌十卷。行於世。子肅之。亦有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爲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

博士時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
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
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
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以自釋其辭曰或問曹子
曰夫寶以含珍爲貴士以藏器爲峻麟以絕跡標奇
松以負霜稱儁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
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願
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夷跡洞庭陵
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挺秀容奇發
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
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
萋儔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爲己任申韓
爲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
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樾之
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
處汎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
已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游不
踐綽約之室趨不希綠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
名目之典覆蕢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
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我果是邪則是不

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
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
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群物以耦恣
讐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
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
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爲實賓。福萌禍胎，朝敷
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圃，蔭瑤林於蓬萊。
絕世事而儻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鯁者矣。蒙竊惑焉。
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旣闢，陰陽汗浩。
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執測其兆，故不登闕。

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表。是
以迷麤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
林之蔚炎，柯水津之摧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
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
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
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
鮮。道以才揚，化隨理全。故五典尅明於百揆，虞音齊
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釣於長川。如斯
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于俗，波清于川。方將舞
黃虬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闥，秀朱草

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喻晦朔蟪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對敬以終篇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栢樹嘗爲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叅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

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

晉書列傳 卷之二十二
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少不覲千仞之門而
逐適物之迹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
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
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
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
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
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
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
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闢實師明匪予
不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六
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
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
事籍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
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
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
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群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
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
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違彼夷塗而
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願深妙大象幽玄
棄餌收罟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

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况乎行止復禮克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征北將軍褚哀又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哀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充曰竊授林豈暇釋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爲大著

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

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子顯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舉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典初仕至侍中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耳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旣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

王世貞曰
風景依然

也尚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且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相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相彛。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塵散朗。或披或引。身雖可

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曰。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群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罹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

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員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

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

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譚，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識達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壘，君臣易位，則崔生所以不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懷袂於後，豈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邇，逸志不群，總角斷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三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蹇謬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

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紀德
顯功、雖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
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後綴序所懷以爲
之、贊曰、火德旣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
獸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川、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
迴軋軸、競收杞梓、爭採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
無幽蘭、嶺無停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願
竒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
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善、察已存愛、謀解時紛、功
濟宇內、始救生靈、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普蔡、運
用無方、動攝群會、爰初發迹、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
之彌泰、悄悄幕裏、筭無不經、壘壘通韻、跡不蹙停、雖
懷尺璧、顧哂連城、智能極物、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
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
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尾、神
氣恬然、行不修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
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岸高嶷、忠存軌跡、義
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人惡其上、世不容哲、琅
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
此明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

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載元首擬伊同恥人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謹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邈哉太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曲直跡滂必僞處死匪難理有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愛敬旣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獸門正言彌敬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子宏邈器同生靈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埽雰雰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旣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日模擬實在雅性亦旣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衡冲達秉志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能繳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人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栢栢魏武外託霸跡志

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
躔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
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拓王之薨大
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
此南面寔由老臣才爲世生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
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
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
忘私位豈無鶴鶴固慎名器伯言審審以道佐世出
能勤功入亦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控銳正以招疑忠
而獲慶元歎遙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黜立
行以恒臣主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
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
過孫陽放同賈屈莘莘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驥
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
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遐風載
揖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從栢溫北征作北征賦
皆其文之高者常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
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
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疾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
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

劉辰翁曰
談文有筆
補句自佳

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
從事然後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
或爲小勝温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
心慙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
美故當共推此生性疆正亮直雖被温禮遇至於辯
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温府府中呼
爲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
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
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
賢皆集安欲以卒追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

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
風慰波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漢時博敷
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
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
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
首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
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
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栢温引爲叅軍深加禮接
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温伐袁真至壽陽以淮

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未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孛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星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霄暎而母丘襲亂斯則喪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

裂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疆秦之威。內構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疆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輕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疆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邁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其下篇曰。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感。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剋之。害亦深。

晉書列傳 卷之二十二
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
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
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蘄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去
者十而七八馬夫王陵面縛得之於矜石仲恭接刃
成之於後覺也而高祖以之甯徂博宗以之發疾成
不動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
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臨淮浦而誕欽
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焚
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
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

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於膏梁憂懼
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
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險之居養以衆疆
之盛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
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僞令行於封內
邪惠結於人心乘間幸濟之說日交於側猾詐錮咎
之群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况乘舊
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俛首就
羈不亦透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
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

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修，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贖。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疆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壽陽平以功封聞喜縣侯，除永世令。溫薨征西將軍，相豁引爲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於西堂，酒醪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才，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

羅含字君章，桂陽來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榮陽太守。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詭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爲含州將。

引含爲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
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
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
推服焉後爲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爲部江夏從事太
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
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相溫臨州又補征西叅軍溫
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
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
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竒其意
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解舍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
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
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
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
已徵爲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叅軍
俄遷宜都太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尋徵正
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
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舍有一百雀棲
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
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簡居翁曰
向哭近跋

故宿排

心任曰

示

人說無目
獨或無枝
山或無毛
水或無波
隱隱約約
遠意若生

鍾人傑曰

世說臨深

池上加黑

夜二字更

妙

王世貞曰

了危二語

俱後出者

摩

之博學有才氣嘗為筆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
 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
 桓溫引為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
 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鄉憑
 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
 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為殷仲堪
 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
 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賤曰
 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荆
 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
 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
 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
 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
 曰矛頭折米劔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
 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
 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
 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
 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
 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
 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

晉書列傳 卷之二十二 三十六
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相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

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退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相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相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啟矇記行於世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
調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
都劉裕引爲相國叅軍從裕北伐旣尅長安裕意更
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
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
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
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性之所適發乎
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

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
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
均之所企太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
平原覩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
之持論棗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
季雅擣屬道邁夙備成德稱爲泉岱之珍固其然矣
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
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
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
彦曹毗沉研祕籍躒足下僚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

辨贗口贊
語似別
分人

儒之論李充之學箴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
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瞻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
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荆楚之材夢星
發乎精誠豈獨日考之蛟鳳長康衿能過實譚諧取
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日仲靜機思通敏延譽
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爰豕垂法官徵流音美哉群彥揚蕤翰林俱諧
振王各擅錡金子安太冲邁文綺爛袁庾充愷縹藻
震煥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音義

軼音大擊才敢音蒼鳥外力鳩力餮於捕反蚊巨蠕而

反又而委音蚘音注丁張反珥仍吏反沈反瀕上胡莫

朗尺墮反參陟加反濛蒙汜二音似熈音柔而撓反澎小瀛上瀛反瀛莫

上普彭反列音符佛符弗反蟬伊娟伊緣反排反泥反礪反礪音

萌反下音訶下音火宏反啣勞曹音曜音俠音傖反助庚溼音

音葳都計反韞前勿反温於裼於門反儻女耕反鎗初鎗反膺反

胎梅音音僂音垢上力口反音苟反嘲許交反輶上於粉反反菴反

焚上烏舍反下音音疔音疔音疔音疔音疔音疔音疔音疔音疔音

歛下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去聲下音反音趨去遙反櫛阻瑟反棧餘制反汨音覓反焯之藥反

音義

什

音赴

諸教反字

隸

力玉反

鯁

蘇才反

罝

子耶反

斬

上居

音枯 希反下

介音介 芬音芬 櫟

汾魯二音

塹

七艷反

迺

憶居反

給

徒亥反

外戚傳

詳觀往誥。逃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慙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

漢書曰語

善斯並后族之所羨者也。由此觀之，于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卽叙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叅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筭，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千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桓有代宗之議，琇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

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爲撫軍命琇叅軍事帝卽王位後擢琇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劭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旣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後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謚曰威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

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
鬲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
廢黜焉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
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
部亦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
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
騎將軍恂弟虔愷

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
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爲光祿勳轉尚書卒
士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爲劉聰所

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
稱以討楊駿勲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
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爲射聲
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旣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
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博祗
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僉畏愷
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曰醜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事漢四世爲三公文宗
爲魏通事郎襲封務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

晉書列傳
卷之三
軍謚曰穆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瑾之子也玄之初爲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典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爲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爲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拜南陽王文學早卒明帝卽位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追贈豫官以胤襲侯爵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爲明帝所昵並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忍不問徙胤爲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
年宗伏誅左遷胤爲桂陽太守秩中二千石頻徙琅琊廬陵太守咸康元年卒追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袞在孝友傳琛永嘉初爲建威將軍過江爲會稽太守徵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

晉書列傳 卷六十三 五
軍儀同三司亮又辭馬亮在列傳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容姿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爲丹陽丞早卒無男生后又終妻裴氏娶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穆封裴氏爲高安鄉君邑五百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爲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碧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并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譏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

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爲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琅邪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康帝卽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平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鈐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

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壘？臣有何勲，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略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已受成，坦平心於天下，無疑內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是改

授都督徐兗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
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兗將以爲揚
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說兗曰會稽王令德國
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兗長史王胡之亦勸
馬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歡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兗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
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
浩疏奏卽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及石季龍
死兗上表請伐之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兗事
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兗重陳前所遣前鋒
督護王願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
進軍下邳賊卽奔潰疑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
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
軍事兗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
千計兗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
僞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
亦建義請援兗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兗節度
軍次代波爲石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
撓爲賊所害兗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
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帥之

責不應引咎逋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哀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哀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穆子欽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秘書監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惔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三子放惔澄放繼充惔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惔子元度西陽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書澄字季玄起家祕書郎轉丞清正有器望累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深愛之以爲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太元末琅琊王出居外第妙選師傅徵拜尚

書領琅邪王師安帝卽位遷尚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時澄脚疾固讓特聽不朝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中正及桓玄執政以疾奏免卒于家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祿大夫長子藉早卒次子融元熙中爲大司農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軍中候父納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不修小潔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

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媼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彞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形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

固辭詔為停爵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杷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修蘊

士世貞曰
意冷恨深

修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爽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謚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狃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_有地某人_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侍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請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

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授命鎮於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卽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

晉書列傳 卷之三
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垂初好，時以爲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爽爲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后父也。祖哀，父歆，爽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爲義興太守，早卒。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子秀，之炎之喻之。義熙中，並歷大官。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繼繼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愆，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

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卽涇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
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旣塵清
論有戮王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
形外朗季野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
慾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
紳之令望者也
贊曰託屬丹掖承輝紫宸地旣權寵任惟執鈞約乃
寡失驕則陵人覆車遺戒諒足書紳

音義

幼小子務莫侯媼莫補礫力灼櫟衰傳疑魚力

作從作鮑黃廣愀徒含淦古男嫗紆遇犀杷音西

肺腑符遇

晉書列傳卷六十三終

晉書列傳

晉書列傳卷六十四

隱逸傳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繫探幽貞遯以成
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
詳於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性
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
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
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
川亭嶽峙修至樂之道固無彊之休長往邈而不追
安排宵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

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
仄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於巖穴。玉帛之贄，
委於室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
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
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
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
于篇。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
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
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

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
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
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
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
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
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
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
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
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
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

至世貞曰
是莊老真

晉書列傳 卷之四
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爲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繇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敦芳頌聲沒夏政衰芳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食何

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緼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幙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眈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卑頤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後數年循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日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

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
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
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蠅蚘以
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
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
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
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
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
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豎

白汗四布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
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
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
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
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
舌吞刀吐火雲霧奮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
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
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
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佻儻靈談鬼笑飛觸挑
拌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

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蟠竦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怵，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柰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臥，不復言。衆親蹶蹶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注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

夏仲御
定自時俗
相延標冊
名色統特
精習之耳

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棹，正櫓，拆旋中流，初作鯢，鯢躍，後作鮪，鮪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括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

孫鑿曰事
類師曠之
琴

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
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
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
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
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
歌之眾人僉曰善統於是足叩船引聲喉嚨清激
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
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
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
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卽

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或
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因而謝之
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為隊軍伍肅然須臾鼓
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
徒服袿襜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
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
不知所終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
貧常以耕藝為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
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

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沖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沖爲太子右庶子。沖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沖居近夷俗，羗戎奉之若君。沖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寔，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旣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涇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

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
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
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
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
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
治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
帛百疋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
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
子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
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復

執硯涕泣九歲講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媒辭弱冠受
業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
相器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
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
大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
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
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
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
里司隸校尉劉敎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
不篤其爲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疾篤益是聖主

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叅選叙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箠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內幽遜之士喬供養衡門至於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顯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辰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群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

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卽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任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叙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名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爾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董養字仲道陳畱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

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

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畱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伋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勅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爲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叅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

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
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
欲劫原爲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
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
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
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
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
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
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
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
終身處於家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
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
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
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
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
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
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
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

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
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
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
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
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置象道故能長久
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
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
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
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窘竭而不足詩云

王世貞曰
涑水氏刪
去冗句覺
更精鍊

奇矣富人哀此糞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
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
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
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袒克之於贏二文君解
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
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
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
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
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問
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

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衰不仕。莫知其所終。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屠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嘆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

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廻敏卒不能屈元
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
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
丞相辟爲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于
時司空王導故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
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
崩事遂寢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
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
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
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

于琚位至大中正終于家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
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
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檐入吳
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
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
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
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
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
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麀鹿於

鍾人傳曰
取得幽勝

晉書列傳卷之四
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
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
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
探去之猛獸明且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
文夜爲擔水而無勸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
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
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
亦無言韋衣乃至爛於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
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尊置之西
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

鍾人傑曰
鍾家宗語

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蹠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
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
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
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
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
則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
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
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
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
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

晉書列傳卷之四
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闕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躋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至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幾。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壘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壘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絜已自守，與鄉人護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

不宜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
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
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
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
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
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
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
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
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
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
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
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
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
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
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
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
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
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
卒以壽終

晉書列傳 卷之十四 十一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於吳之嘉興父
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
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
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
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
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于時高
密劉鮪字長魚城陽郟郁字弘文並有高名鮪幼不
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
曾孫少有原風敕身謹絜口不妄語耳不妄聽端拱
兩海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鮪郁並

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
辭以疾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諡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
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
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
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驥驥子壽皆慕秀名具束
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
常嘆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
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
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

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絜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網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

爲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勅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爲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于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華門

馮夢禎曰
佳語世說
何以遺之

歡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

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傳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輶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

也卒于家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於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顏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

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者類史牒傳之無窮此

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基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

晉書列傳 卷之十四 三十三
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
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
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
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麟之
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
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
還拂短褐與沖言語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
供賓沖勅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
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
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
陽歧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
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
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
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
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
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
地里十餘篇多所啟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
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

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旣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先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糲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

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夫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床。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輒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郭。

晉書列傳卷之四
二十五
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岩間
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
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
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暉送之平郭後
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
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
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緇袍夏則
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
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爲窟室弟子亦

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
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
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愛好
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
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窟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
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
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
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
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
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

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岩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駟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石坦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取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篋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

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註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命遂隨興至，始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追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

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裴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苻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且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

瑀一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袵創

士海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綬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迹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脈病三年不豫絕其浪饋魯

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袵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聞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爲宇，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

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孫鑛曰：無可詠珠。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窓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逝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廝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洛，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劭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未嘗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劭因以爲名馬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旣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及遠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于山中。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鷄卵汁澣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

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遜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旣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未僞道家去名者欲以蕩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門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遜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

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避於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遯不及。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

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旃命，以叅僚侍。逵旣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縈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

晉書及傳 卷之四 三十三
之竝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
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
承諷議可竝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肯下所在
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
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
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
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
孤好導養之術謂僊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葷
不婚娶家累千金僅容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潤

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
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
所終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五昌太守潛
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
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
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
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
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

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颼颼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翹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颼颼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翹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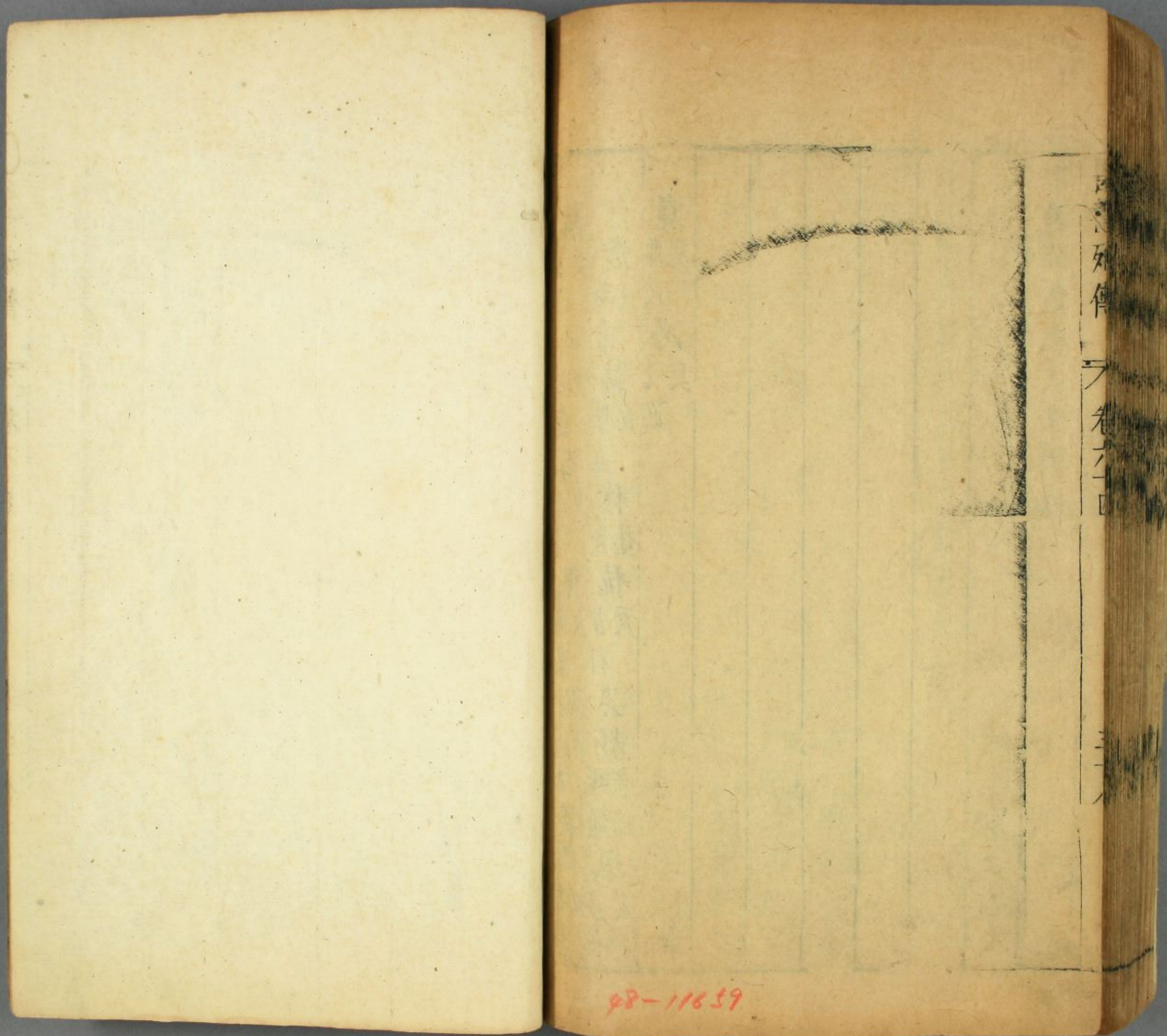
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
言兮馬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
以春慕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
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
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
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
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
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
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覬謁。其
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或

寫夢稱曰
應記神
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亦
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
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
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
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
幹所以招謫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
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寵通之。等齋酒先於半道。要
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
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
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

鍾人傑曰
東坡飲不
勝一蕉葉
而與過之
此種正同

云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
共舉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弘
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
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
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
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
夏月虛閑高臥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
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
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
以道濟時。處則振拔鄙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
夙矣。公和之居窟室。棠唯編草。誠叔夜而凝神。鑿威
輦之處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並滅景而
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
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
閭猶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
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
斯為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
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合和隱璞。乘道匿



48-11659

列傳
卷之四

